

殷穎牧師的近著悲愴大地，其中有一章講到“錢穆之宇宙觀人生觀與宗教觀”。

中國新儒學大師錢穆，字賓四，江蘇無錫人(1894—1990)。因為家道不豐，他中學還未畢業，就輟學了；因天資聰穎過人，靠自學勤讀，而致學問淹博，兼通四部，尤其在中國史上成就超卓，其所有著作，被視同經典。因此，從教小學，而中學，而北京大學，並歷任數所大學教授。

逃難台灣的國民政府，以維護中華文化為口號，蒐集歷史文物，也蒐求遺民大老，仿效商山四皓，以示禮遇，而與大陸破舊造反相對抗；理想目標的“草山四皓”，有胡適，錢穆，林語堂，張大千。

蔣介石到了晚年，為了現實，心胸已經不再那麼狹窄。胡適曾與雷震聯名勸退，要他不參加第三屆總統選舉。林語堂說過：“中國不亡，是無天理”，表示對當時政府貪腐絕望。錢穆在其國史大綱中，也有過不當言論，成為“禁書”；並且他留大陸的兒女，及姪子錢偉長，都任“匪”要職，而錢穆自己，也“通匪”而拒絕“自首”。事過境遷，這些舊帳，最高領袖所轄朝廷小了，度量卻大了起來，都予以寬赦不究，並特別加以禮遇。其中胡適最先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，但未登“皓”年，就中道崩殂，錢穆則是最後離世的一位。

錢老到九十六歲，健康不佳，目已全盲。那時，錢的居所，已經被劃為大台北市，反中國文化的民進黨棍，因為錢所建的屋，只是由於蔣氏父子的禮遇，並沒有清楚的所有權，就指控錢“侵佔”公產，趕他夫婦出去，有個理由：要建為錢穆紀念館！人還未死，先準備建館紀念；並以此理由，把活人掃地出門！耶穌指責那些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，“建造先知的墳，修飾義人的墓”(太二三:29-31)

錢穆夫婦，到了那樣年紀，勘破人情，無力也無心與痞氓糾纏，怡然搬遷。新居未暖，不足百天，就有孔子獲麟之哀了。夫人胡美琦有聯云：

塵世無常性命終將老去；  
天道好還人文幸得綿延。

在悲愴大地中，說到錢穆不諳外文，在其人生十論的“適與神”篇，且誤以巴文克為德人，引述巴文克之神學思想，每有錯

誤，他認同“神”之存在，但他說的“神”，主要是由人出發，既然出於自己的理想，並不是基督教啟示的神；不認識神，而率爾談神，自然結果難以理想。文中也說到，因為“他未能進一步了解基督教義，而當錢穆在世時，似乎也沒有人為他解釋聖經的真理，這也是十分可惜的。”（頁 252, 253）

巴文克(Herman Bavinck, 1854-1921)是傑出的荷蘭改革宗神學家，深研系統神學，對加爾文主義思想有極高的造詣，並通曉哲學。他神學的治學方式，極為嚴謹，是“以聖經神學為根基，徹底把握歷史神學，以及他綜合的研究。”（趙中輝語）

錢穆的學生，也不諱言先生不懂外文，而好談洋籍，洋典的習慣。更重要的，是他像其他人文學者一樣，昧於“罪”的問題，不謙卑承認救恩的需要，不經由耶穌基督，而奢談“天人合一”，無殊緣木求魚。

不過，錢穆在世的時候，並不是沒有人跟他論道。舊交中的章力生，即是屢以書信勸他信主的人。章是錢賓四的同鄉。作為江南大學的創辦校長，在景色幽美的太湖之濱，闢地五千畝建設校園，邀錢穆為文學院長，唐君毅，牟宗三為教授，志同道合，以復興東方文化宗教為任。及後世局改變，學校停辦，錢穆到香港辦他的新亞書院，章則奇妙的悔改，謙抑降志，去美國高敦神學院，作老學生，潛心修讀神學，成為華人神學家兼護教家。他曾多為舊友祈禱，並以書信證道。可惜，只張國燾等人，蒙神啟迪，歸向基督，錢穆則未能進入救恩之門。

胡適，以一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，於 1910 年，在庚子賠款學生計畫下，隻身遠赴美國留學，感受到現在許多青年人的孤單，渴求異地的愛，很容易為主流思想的基督教所吸引。

1911 年六月十八日，胡適參加賓州中國基督徒學生聯合會，為講道者所感動。當時，有七人起立，表示決志接受基督，他即為其中之一。以後的二年中，胡適繼續參加類似的聚會；但信道未深，無從分辨，有時自由派的講員，如大有口才的弗思迪（有譯“忽事敵”），善於言詞，但信仰“自由”偏差，青年人每受其影響。

胡適因為早年的無神論思想，沉澱心中深處，對基督教轉採研究及懷疑態度。體驗到西方所謂基督教國家，施行霸權，與教會及慈善機構卻表現仁愛，互相矛盾，難以協調。但其人深具容忍的品德，秉性仁厚持中，從未與基督教敵對，並閱讀聖經。晚年在台灣，以聲望所在，不曾去教會聽道；但有機會受寇世遠的啟導，可惜，始終沒有敞開心門，接受基督。

1962 年，胡適在台灣逝世。他的墓碑上用白話文刻著：

這是胡適先生的墓。先生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，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。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，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，為民族的尊榮，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，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，現在在這裏安息了！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，陵谷也會變易，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，將永遠存在。

這說明了胡適的思想，但沒有表明超越身體以外的盼望。因為胡適不信靈魂的永存：他把身體比作刀，靈魂是刀的“利”；因此，“未聞刀沒而利存，豈容形亡而魂在？”這墓銘的話，就是功業不朽思想的迴響。

林語堂(1895—1976)，福建龍溪人，父親是林至誠牧師，從小就算是基督徒。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，在清華大學短期教書，還是基督徒，並且教主日學。1919年，與廈門銀行家的女兒廖翠鳳女士相愛，在基督教教堂，依基督教儀式結婚。同年，赴美國留學；1922年，獲文學碩士學位。繼往德國萊比錫大學，於1923年，獲語言學博士。

回國後，在北京大學教英文。曾有位英國朋友，說是凡林語堂發表的作品，無有不讀，盛稱林英文之美。當年中學風行的開明英文課本，像詩一樣，用過的師生，回味無窮，絕非後來的課本所可比擬。

至於林語堂用中文寫的文章，風趣活潑，而流露出智慧，仿佛圓潤的珍珠，讀來絕不會有枯燥之感。

可惜，到他聲譽日隆的時候，信仰卻走下坡。林在文學家而外，也是

發明家，他的經歷很像更早的馬克吐溫，發明了中文“明快打字機”，是當時先進的構想；不幸時機錯誤，因那是國民政府在大陸敗退的時期，兵敗如山倒，打字機不能當戰鬥機，救不了危亡，害得林幾乎破產。他發明的中文“簡易輸入法”，倒是給後來搞電腦的人，改進包裝使用，但方法程式不能專利，所以沒有人記得他。連番時之不與，使他懷怨，更漸失去早年的信仰。

後來的林語堂，沒有天堂，惟求塵世的天堂，不信永生。到了晚年，才復跡尋古道，自稱回到基督教。不過，他並沒有循謙卑悔改的窄門，所以有人稱他為“文化基督徒”。有的人距離天堂，只不過一尺半：信仰只在頭腦，沒有落實到心裡。

林語堂自題聯云：

兩腳踏東西文化  
一心評古今文章

對於他可稱恰適。1966年，林語堂應請到台灣，在那裡定居，度過了一生中末後的十年。1976年，於赴香港看望家人時逝世。

張大千(1899-1983)是現代中國畫家中，享壽最高，世界聲譽最高的人。他的作品畫格很高，市場價格也最高。

徐悲鴻稱他為：“五百年來第一人”。據說，他早年是因為愛情上不得意，而遁入佛教。

張大千與溥儒(心畬)齊名，有“南張北溥”之稱。不過，遜清舊王孫溥心畬是傳統的名士派，以詩，書，畫，三絕見稱於世。張則獨以畫傳，字也算甚好，詩則差遜了。

張大千為畫崇石濤，頗得其真意。但張大千頗能夠融會貫通其他畫風。1940年，張大千在敦煌石窟臨摹畫像二年多，收穫頗大，使他本來優美的畫品，更增加深度。

1949年，張大千周訪印度，阿根廷，巴西，後在美國加州海邊的小鎮迦密山住了下來。他的畫風，與西方融合，又邁進了一大步。他有個得力的經紀人，介紹他去歐洲，與畢加索會晤，同拍了照片，用以宣揚當代東西二大藝術家，討論繪畫。結果，張的作品，得到當代東方畫家作品最高的售價。

到了晚年，張也受邀請在台灣定居，被當作中華“國寶”，築“摩耶精舍”，安度餘年，像另外一位草山老人，終老於斯。

有句話說：“知識分子把宗教當迷信，一般群眾把迷信當宗教。”可惜的是，基督徒沒把宗教浸融到文化，像西方的文人和藝術家，留給世人不朽的靈感，引入永生。

以上提到的四人，在世人眼中都是“好人”。不過，好人並不都是得救的人。耶穌說：“我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；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。”(約一四:6)要記得：人得救恩的攔阻，常是由於昧於“得救是本乎恩”，不夠謙卑，就絕無法可領受恩。“神阻擋驕傲的人，賜恩給謙卑的人。”(雅四:6)

盼望你認識自己的需要，仰望神，尋求神，蒙祂的恩惠。

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